

靈素摘要
內景圖解

家藏秘本

顧氏醫鏡

上海掃葉山房發行

年

國

十三年

於
游



總發行所 上海北蒂棋盤街
掃葉山房

醫之為道大矣。醫之為任重矣。世之言醫者甚夥。具曰予聖。及經治病。則動罹顛覆。因是而歎明通者之難其人也。吾友松園顧君。系出巨族。穎異天生。方舞勺。錚錚巖序。特以屢試數奇。未逢伯樂之顧。乃以明經就選。其言曰。大丈夫不能致君行道。被澤於蒼生。亦當濟世立言。有功於造化。遂擇岐黃之術。而為之肆力焉。寒暑靡間。寢食不忘。不啻有人督促而為之者。二十年來如是夫。是以道高矣。名著矣。彼雖不欲以斯術自見。然友之知其神。而構其方者。戶外之屢常滿。其臨症投劑。雖與俗下相懸殊。醫弗能解。輒相謗之。然用卒奇中。亦未嘗不心折之。遇險怪症。必拱手而請質焉。松園往往起沉疴而生之。輒撫掌自快。曾供直。

御醫院。旋以親老歸養。閉戶著書。手輯醫鏡一編。其於靈素摘要。內經圖解。脈法。刑繁。則簡而公。本草必用。格言黨纂。則要而精。症方發明。則博而約。真業醫之秘本。濟生之寶筏。醫書中之罕覲者也。行將達之。

朝廷播之中外。躋斯民於壽域。傳奕世於無窮。又安知

聖天子不召對宣室。寄之重任。以展抱負也。勗其拭目以觀之矣。

年家眷弟馮勗拜撰

辛酉秋。國楫有蒐羅醫籍之舉。友人胡君仲文。炳炎以顧氏醫鏡抄本相貽。檢讀一過。知為顧氏松園。靖遠所著之原本也。顧氏此書。未見他人著錄。惟近人陸氏定圃。以治所著之冷廬醫話。盛稱道之。言其書世無刊本。陸氏當時有假錄一部。咸豐庚申之亂。失於杭州。深致惋惜。此本校陸氏所述。無徐侍郎秉義。一序。抄寫雖多謬舛。然一仍十六卷之舊。似尚完備。書分素靈摘要。內景圖解。脈法刪繁。格言彙纂。本草必用。症方發明六種。首以辨治二論。抒寫心得。蓋顧氏痛其父。以時疾誤服溫熱而殞。故於此書。再三致意焉。顧氏為明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之孫。清初有聲庠序。逮後入為太醫院官。所著尚有醫要一書。想世亦無傳本矣。書內於各症著論。均極精切。治法亦別具手眼。大旨推崇繆仲淳。喻嘉言二氏。用方不盡遵古法。然自製方多佳者。且有秘方。都載書內。其行輩在薛一瓢葉天士之先。而法門乃不甚相遠。誠為蘇州醫派之先河矣。方今薛氏葉氏之書。偏行宇內。甚且有以一己之著作。託其名問世者。而顧氏此書。乃如碩果僅存於鄉僻間。同時如汪纘功等著述。初無及之者。汪氏且身受其治。

詳見本
書辨治亦未見稱道尤不可解而冷盧更發見汪氏竊取顧氏之方矣。書之傳不傳殆所謂有幸有不幸也。國楫旣喜得見世不經見之書。因付印以公世。并為畧考其梗概以為讀其書者知人論世之助云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春節後八日左國楫濟臣識於種香閣



古聖王嘗百草。著醫書。而於萬政之餘。不肯自暇逸為勞者。誠以民生為大。而醫事為重也。周禮以醫事隸於六官。以保王躬。掌民疾。俾出政令。班固漢書以醫併於神仙。其職貴。其道尊。故其時神良輩出。若周之長桑扁鵲。漢之華陀仲景。俱表表在人耳目間。自茲而降。上祇視為奉御之名。下直比於執術之流。學士大夫多所不講。而業儒不成者。即粗識方書。遂號為醫。竟藉以為肥家之計。盛盛虛虛。而遺人夭殃。致邪失正。而絕人長命。醫學之荒也。由來久矣。雖唐宋以來。不乏哲人。然究寥寥易數。推其過。總由不學之咎。然學儒之讀書也易。學醫之讀書也難。儒書則一定之可循。醫書則多歧之易炫。儒之書。孔孟之書也。夫人而知讀之矣。弗敢違也。醫之書。炎黃之書也。亦夫人而言讀之矣。而卒弗讀也。何則。文辭古雅。理道淵深。難以解悟。故庸淺之流。望而蹙額。一見藥性賦言。症方歌訣等書。便奉為至寶。不知入門一錯。悞已悞人。少年不學。老大徒傷。追悔何及。而好高之輩。又輒自稱讀金匱書。遵仲景法。偏執不化。療病投劑。務必爭奇求異。是好高偏執之殺人。與庸淺不學之殺人等耳。故張劉李朱本醫。

之四大家也。其所著書。不過補前人之未備。而自成一家之言。即諸家各有所
發明。亦補前人之未備者居多。是以趙氏云。讀傷寒書。而不讀東垣書。則內傷
不明。而殺人多矣。讀東垣書。而不讀丹溪書。則陰虛不明。而殺人多矣。讀丹溪
書。而不讀薛氏書。則真陰真陽不明。而殺人亦多矣。故醫而不精深孔孟之理。
洞徹炎黃之義。廣徵諸子。徧考各家。融會貫通。活潑治病。而欲求桴鼓響應。猶
拔刺雪汗。稱為神聖工巧。必無之事。孰云醫為小道。而可易視為哉。聞之長沙
云。居世之士。曾不留心神術。上療君親。下救貧賤。中以保身。但逐榮利。企踵權豪。
卒遇非常。身居死地。舉壽命委付凡流。豈不危哉。玄晏曰。人受先人之體。有八
尺之軀。而不知醫事。此所謂遊魂耳。雖有忠孝之心。慈惠之性。君父困難。赤子
塗地。無以濟之。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。盡其理也。予有感於二氏之言。因思古
人有不為良相定為良醫之語。遂慨然而歎。謂可以事君。可以養親。可以濟世。
可以全生。可以成名者。庶幾有熊氏之風乎。於是毅然自奮。二十年夙興夜寐。
殫炎黃之奧。究仲景之秘。漁獵方言。蒐羅醫案。忝得螢明。廻輯本草必用。脈法
刪繁。內經圖解。靈素摘要。略言彙纂。並方發明。分為一十六卷。充名醫器具。

黃岐仲景為經。諸子丁口家言。皆拾遺珠。明部洲之精。
悉合時地之宜。俾庸淺者讀之。則易為領畧。好高者省之。遂難施險僻。更望
當世鉅公慧眼品題。互相倡導。以挽頽風。使人皆得盡其天年。不負古聖王垂
教之仁慈。是則余之大快也。而亦蒼生之大幸也。顧靖遠松園甫自序。

一內經靈素。猶儒家孔孟之書。乃為醫者之必宜熟讀。先賢俱有發明。近人亦多纂集。今之逃儒歸醫者。全部則苦多而難讀。纂要亦徒誦而未解。茲以張景岳類經。為之摘其大綱。切要必不可無者。逐句釋其病機。一門不詳諸症者。以散見各門。不復重贅。

一臟象內景。及經絡不明。動手便差。故以內景繪圖註釋。經絡歌括。重為考訂。使學者昭然於心目。

一脈法先采內經要語。次摘先哲名言。後及持脈真訣。刪繁存要。但能熟讀此編。自有得心應手之妙。

一治病及辨症。俱宜先明其大綱。故立格言彙纂一編。參以管窺。務宜熟讀。一習醫者。宜熟藥性。茲採必用諸品。加之註釋。示以禁忌。欲求廣博。有經疏綱目。諸書可考。

一傷寒。喻嘉言尚論篇已詳。似可無贅。每見業醫之人。猶未盡能熟讀。余因會通全書。將六經症治。以及合病併病。壞病。過經不解。並勞復食復等症。參仲

淳之法以用藥。更立羌防香蘇散。以代麻桂等湯。加減陽明經葛根湯一方。
補太陰厥陰二方。以黃連阿膠湯一方。為治少陰經之病。出自管窺亦合為
一篇。以便誦讀。若求深造。自有全書在焉。

一古來張仲景稱治傷寒之聖。其解發明全書之奧旨者。惟尚論為最。是冬月
正傷寒治法。業無餘蘊。至若春溫夏熱之病。沈自南柴胡香豉湯。用丹皮入
心胞。以治溫病。香豉散火湯。用骨皮入三焦。以治熱病。誠發前人所未發。惜
其方名未妥。余故更之一。曰柴胡丹皮湯。一曰柴胡骨皮湯。使人知所分別
用治。且汗出為三焦的症。蒼朮非宜。又註云有汗去之。是立騎牆之貽。使人
何以辨症耶。此味故檢去。其辨症四時感冒總論。風溫論。春月感寒諸論。余
統為一篇。使讀者一覽曉暢無餘。

一傷寒辛熱諸方。原為悞藥從權暫用。並非傳經傷寒主治之法。故不錄者甚
多。欲挽時弊。實非偏執。況溫熱病中。斷然無處可用。有發明於後。

一諸症俱有論。凡內經金匱。乃先哲名言。有關本門之症者。采其精要。選入論

多方下所列之症。約註以明之。方中所用之藥。逐品以析之。或方後更發明全
方之旨。備加減之法。以通其變。示服藥之法。以善其用。即附不可汗吐下之
條。於本方之左。及難用之方藥標出。以使人知所禁忌。備救誤治之道。及外
治諸法。或本方加減一二味。即更方名。而治某症者。或症似本方。而實非本
方所治。即為剖別。而推用別方者。或用方下所列之症。即為闡发病機者。備
悉始終治要者。總一一拈出。以便學者之用。

一先哲及愚醫案。摘其平正切用效驗者錄之。醫方亦然。其險僻者。一概不載。

嘗聞伊川先生有言。士生斯世。而無功德及物。乃是天地間一蠹耳。因思范文正公云。願達則為良相。窮則為良醫。噫。大夫之不遇於時者。庶幾有熊氏之風乎。然而有志而未逮也。居無何。先大人患熱症。病甚篤。徧求醫。有薦者曰。某良工也。某士行也。急延之。有毀者曰。某賤工也。某不行也。遂舍之。自主補之議。皆曰高。而參术之藥入。自主瀉之言俱稱是。而硝黃之劑投。自主寒之論共讚出奇。而桂附之方用。自主熱之說僉云有理。而芩連之湯進。薰蕕莫辨。是非弗知。卒枉死於藥。為終天恨。此不知醫之禍也。於是奮志醫書。誦靈素。讀金匱。探百家之菁英。究諸藥之功能。思起天下後世。沈疴殘疾。而生全之。以稍償百身莫贖之罪。豈為藉區區一刀圭之術。以鳴一鄉一時哉。故不憚勞厄體。三十年來。焚膏繼晷。孜孜矻矻。纂述醫鏡醫要二編。冀振頽風。家貧。剗削不克以自任。徒貲志。莫伸云爾。竊念今日。聖帝德流。億兆無不沾恩。而醫學舛謬。疲癃每多塗炭。苟無人焉起而正之。將誤天下蒼生者。何時而已耶。吾郡最稱人材之藪。其間通經綸。識時務。出類拔萃者。非少。或獨善其身。而不言者。有之。或恐

招衆謗而不言者有之。吁。余何人斯。而敢為正醫道得失哉。余思之。余再思之。設亦鉗其口。結其舌。其自為計則得矣。如有救蒼生天枉之心。則不能矣。余之更為此論也。急欲以明道。蓋不得已也。昔賈洛陽治安策。言當年時勢。可為痛哭者三。可為長歎息者二。如冬月正傷寒。此宗仲景體矣。而不知仲景生於漢時。風氣猶厚。居於北地。土高嚴寒。故其發表均用辛熱重劑。若在南方。寒不甚嚴。上古漸遠。元氣漸薄。凡用表散。只宜辛溫輕劑。其春溫夏熱之解表。則宜辛涼辛寒之品。其法則可師。而其藥不可泥。非違仲景也。變而通之。以從時地也。許學士云。吾讀仲景書。宗仲景法。未嘗專用仲景方。景岳云。余治傷寒。多非本門正方。隨手輒應。斯真善學仲景者矣。嘉言論仲景傷寒篇中。所載辛熱諸方。多為誤汗吐下。故不得已。而從權暫用回陽。辨之甚明。人不細審。見為成法。轉相效尤。甚至春夏秋三時感冒症中。亦恣用無忌。大概病家。輒稱感風寒。受寒濕。見用溫熱。則情投意合。更於酷暑時令。閉窓下幃。和衣覆被。致病者躁擾無奈。欲飲冷水。欲投入井。反謂陰躁。禁與寒涼。因枉其生。展轉戕害。尚不覺悟。而不自收過矣。乃猶阻他醫之寒藥。豈不愚哉。

從無感寒陰。自何朱即傳經。仲景之法。亦無附桂。但二陽名為陰分。總屬太陽。故有此說。蓋桂附者。萬萬不同。嘉言明有陽症忽變陰厥。萬中無一。從古至今無一之說。吳又可有世間罕有陰症。若誤引節。卷冷過肘膝。脈來無力為陰。而竟投桂附。下咽必斃之論。余每宗治外感症。活者甚衆。亦曾有白虎四生之詭。諄諄相告。乃猶不加察。反譏余之善用寒涼。一見手足厥冷。發呃吐。蛇筋跳肉動。仍疑為陰症。而投熱劑。千中千死。萬中萬死。間有一二臟厚耐毒不死。或素陰寒。或過用寒涼。與藥偶合得生。遂為再造奇方。附桂神丹。此今時治外感之通弊。可為痛哭者一也。如雜症之虛勞。盡屬陰虛。大要宜壯水清金。培脾建中。一以寒甘為主。大劑久服。終有裨益。向緣方書氣血陰陽。混列論治。是以後人漫無指歸。每見治斯症者。見其畏寒。足冷。輒用八味引火歸元。是抱薪救火。而上焦愈熱。更有因泄濁。而投以理中之燥熱。復助陽劫陰。補中之升提。愈使陰火上逆。又有因寒熱鼻塞。頭脹微痛。遂用辛溫升散以發表。婦女骨蒸。血枯經閉。遂用辛熱行血以通經。皆令促其速斃。又如腫脹一症。今人亦不審其因食因痰。思所

消之。因水因血。思所行之。鬱氣凝結。何藥開之。脾腎虛傷。何方補之。彼曰我宗薛氏也。此曰我宗趙氏也。勿論寒熱。無分虛實。概投腎氣補中等湯。比比受害。又如膈症。實症者可治。血衰液耗火炎者。本難挽回。今復投以補氣健脾。香燥開鬱等劑。致求延捱時日。而不可得。他如陰虛痰火之用。薑半夏蔻類中之概投六君參附。下痢之妄施八味理中。中暑冷汗脈虛之誤用溫熱。產後瘀血未淨之遽用補益。常見服藥之後。輕者益篤。重者即殞。此今治雜症種種之通弊。可為痛哭者二也。又有老人天真漸絕。只有孤陽。譬如樹則滋膏乾少。今乃血枯精絕之軀。不補陰之是務。而反用純陽之桂附。劫盡殘陰。是猶枯木而加之烈火也。禍也福也。此言故亦自有說。趙氏以人身譬之走馬燈。火盛則動速。火微則動遲。火熄則不動。景岳亦言真陽為人身之大寶。嘉言於中寒門謂治病者。以貴陰賤陽為藥石。則治乖其治。後述高年妄多。服參附湯之如意。由是而補火之藥舉國信用而不惑。獨不思火之盛衰。係於油之多少。然曰五臟者主藏精者也。不可傷。傷之則失守而陰虛。陰虛則無氣。無氣則死。非油盡則火滅。